



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

The History of Western Ideas and Cultures

新文化史： 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周 兵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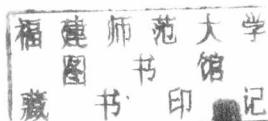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文化史与当代国外史学前沿研究”
(批准号11YJA770072)结项成果

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

The History of Western Ideas and Cultures

新文化史： 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周 兵 著



T1060471

1060471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周兵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1
(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09331-5

I. 新… II. 周… III. 文化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2077 号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周 兵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75 字数 231 千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331-5/K · 387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自 2011 年开始,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建设世界史一级学科的过程中,本着从本系世界史学科的现实出发,考虑其学术传统,也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并符合国际学术的主流走向的主旨,拟议在本学科中提炼出相关的数个方向进行发展,而思想文化史也列在其中。为此,经过从事本方向研究的各位老师数次的讨论商议,决定编辑出版“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系列丛书,一则将本方向同仁的研究成果及时出版面世,以供学界批评参考之用,二来也可建立起一个学术平台,从而可以吸引本系同仁之外的其他学者参与,求得更多和更好的学术著作进入本丛书,以扩展影响,进而形成一套具有学术展示和引领作用的学术研究丛书。而在此过程中,复旦大学出版社也为了支持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欣然同意将本套丛书列为该社的出版计划,于是便有了这套丛书的问世。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就编辑出版过“世界文化史”研究丛书,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既推动了文化研究和世界历史研究的深入,同时也对国内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本研究丛书当然是这一学术传统的承续,也是其光大和发扬。将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三者融为一

体，侧重于在思想观念、仪式象征以及话语表达等方面展开，既讨论精英的思想，也探讨大众的观念、情感和心态；既研究个人的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也关注某个群体以及社会思潮和社会观念；既注重文本的分析，也考察仪式、象征和话语表达；既在史学演进的层面来研究其思想观念和不同流派的演进，又将史学本身也看成为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一种表达。由此，在研究内容上，我们不囿于以往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独立划分，而是在新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逐渐合一、互有交叉的背景下，拓展其思路。这也就意味着从前思想史和文化史各自进行独立的分支研究已经过去，两者之间的融通已为学界之主流，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新文化史研究大有取代以精英和文本为主的思想史研究之趋势。难怪国外有学者称，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正是在研究内容不断扩展和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将之冠名为“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也凸显和呼应着这样一种国际学术界的新变化。并且我们还设想在这一学术视野中形成学术研究的新路径，打造一套具有特色的学术丛书，进而也推动着我们自身研究领域的深化，改变历史研究的实践方式与提升学科队伍的建设水准。

在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世界历史学科，特别是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方向的各位同仁全力参与，奉献出了各自的学术成果；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诸位编辑也为本丛书成功地申请到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的资助，这不仅是对这套丛书设想的肯定，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更多的责任来回报如此高规格基金的支持。同样，复旦大学和历史系在进行“211工程”三期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也将本丛书列入其计划予以支持。在本套丛书即将面世之际，我们对上述提及以及没有提及的个人和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这种谢意并非是一种常规的客套，实际上也印证了，在学术性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这一生产链或者说学术共同体的多个环节相互配合和支持，可以设想，没有这些支持和帮助的话，这些知识无法得以面世和进入市场来进行

展示与流通。

本套丛书的面世还仅仅只是一次启动,后面的工作还有很多,也许更为沉重的压力在等待着我们,但可以相信,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理解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而在这种理解中,从思想文化入手是比较好的路径。因为思想文化既是引领行动的基础,又作为独立的存在而建构其实践性内容,塑造着实体性存在本身。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诸位同仁将会在今后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将此丛书的编纂坚持下去,以取得新的进展。

“复旦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2年9月



张广智

时代的列车隆隆响，好消息总是不断而来，这自然令我十分愉悦，尤其是来自我的学生们的佳音。不是吗？期盼多年，曾获得上海市和复旦大学双份荣誉的“优秀博士论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现定名为《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即将面世，我自然为它的作者周兵博士高兴。作为他的导师，作为这部处女作的第一位读者，作为晚近二十年来一直看着他成长的同事，自然会有许多话要说，说他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足印，说他撰写这本书的心得，说他参与写作我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艰辛，说他海外访学，那莱顿的小巷和运河，那奥克兰的海风和牛羊……然而，我不说这些，当下我最想说的是：

是金子，总会闪光的！

这让我首先想到四年前的一件近事。

2008年5月底，应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杨豫教授的邀请，我前去主持他的博士研究生蔡玉辉的学位论文《彼得·伯克文化史观研究》的答辩会。玉辉一见到我就说周兵的新文化史研究做得好，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宽厚基础和学术功力。此言不虚，翻开蔡玉辉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在中文论文部分，赫然列出了周兵至2007年前发表的相关论文，

共计七篇。这些文章时常为学界所引用，但又不够周全，借此一角，有必要把这些篇目以时间为序引录如下，以方便读者查阅：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

《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

《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

《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史林》2007年第4期；

《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在此次答辩活动前后，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杨豫兄说起周兵新文化史研究的成绩，他之重视，在其编著的新作《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①一书中得以彰显：在该书第八章“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西方历史学”的“选文”部分，选了周兵的《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须知能被杨豫慧眼识中，列入该书的“选文”部分，是殊为不易的；在该章“延伸阅读”所列的19篇论文目录中，周兵一人竟独占三篇，那就是前列论文中的第一与第七篇及《罗杰·夏蒂埃的新文化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

周兵能在学界同仁中有如此好的声誉，让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想，本书的出版也会在学界激起更多的回响，邂逅更多的“知音”。

这或许是意料中的事，因为《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一书所具有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这里，我以导师与业界的双重身份，对此还需补白几句。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教正。

众所周知，20世纪以降，以西方史学发展进程的新陈代谢而言，那是一个新旧交替、革故鼎新的时代。在我们看来，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或曰“旧史学”）已失却昔日的辉煌，“消灭自我”已随浮云掠

①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过，“无色彩”的历史也似一个梦幻，而新史学则“绿意渐浮”^①。不管怎么说，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是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至20世纪50年代，发展迅猛，60—70年代是它的“巅峰时代”。西方新史学巅峰之日，也是它的跌落之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新文化史兴起，“新文化史运动”的潮流，预示着西方史学将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周兵在本书“导论”一开篇所明确揭橥的新论：“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以回应我在多年前就提出的“西方史学五次转折论”^②。

“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就我个人看来，是中国学者以自己的“话语”回应西方学者的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西方史学是否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或有没有出现“新的支配性范式”之论说^③。书中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文化史转向”的阐述，从史学内部说到史学外部，从理论与方法层面，以具体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发展、特点与趋向，作者力图把新文化史放在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史的长河中加以探究，放在西方史学不断新陈代谢的流变中加以考察，我以为，这种研究在当今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是具有开创性的，并以此填补了晚近三十年来对西方史学史这一时段研究的空白。

诚然，“隔岸观景”，难免不甚真切^④。对于“洋说”，盲目信从，东施效颦，固不足取；但倘若一概排斥，夜郎自大，也不对。此理同样适用我们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观察，日益泛化的西方新文化史使历史研究主题的“碎化”加剧，历史学家已无法给文化下一个适当的定义。如同

^① 见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凡属前进中的事物，大都是已经隐约可见并且有可能实现的事物，譬如初春季节打开窗户，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1页）此处引“绿意渐浮”，意在表述西方新史学由小到大的发展态势。

^② 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本人执笔的“结语”部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422页。

^③ 参见伊格尔斯：《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④ 此处借用李剑鸣新作《隔岸观景》之书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有学者所论述的，“新文化史在西方的兴盛，有其学术文化的特殊背景，折射出的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影响的衰落、史家重拾过去、躲避现实的一个现象”^①。不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实践及其成果，确实对我们有借鉴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当下国内学界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热，就应当充分评估它的借鉴意义与学术价值。我赞同这样的意见：“说到底，新文化史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其实与‘新史学’是十分相似的：审视历史中的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着眼，描绘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②人们不是可以从《马丁·盖尔归来》、《屠猫记》、《蒙塔尤》等西方新文化史的作品中，去发现“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吗？

除此之外，我以为，西方新文化史的丰硕成果，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恩格斯所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③。这自然会引起历史学家历史观的深刻变化，使陈腐的史学观念消解，并解除了旧史学桎梏的束缚，如同年鉴学派那样，“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走向历史的深处，为现当代新史学开辟新天地。如此说来，新文化史的意义就不可小觑了。

谈到这里，思绪又阻断了我对该书学理性的讨论。由近事上溯，往事不由涌上心头，脑海中关于本书作者的零碎记忆，又一一呈现在我面前了。

知人论书，这些回忆不仅令我从学生成长这一侧面看到了自己，而且对了解本书作者、解读这本书也有必要。周兵是1992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记得他们那一届是“六四”风波之后入校的，有点特别，那就是先要去外地军训一年，因此，他们在复旦读了五年本科，实际上荒废了一年学业。一俟回校上课，这届同学学习便更刻苦、更认真，在各院系评优中，92级总是领先，在当时被称为“九二现象”。很显然，“九二现象”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出现的，这倒有点像“文革”后进校的老三届。可见，失去愈多，索取愈烈。可如今在喧哗与浮躁声中，也

① 王晴佳：《新文化史兴起反映史学转向》，《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9日。

② 李剑鸣：《隔岸观景》，第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页。

难再现“九二现象”，遑论老三届如饥似渴的求学时代了。

历史系的 92 级学生确实不错，后来从这个班里走出了不少人，都甚有成就，周兵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不过，在我二年级为他们上历史学基础课《西方史学史》的时候，周兵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待到他进入高年级时，我为他们开设了选修课《当代国外史学理论》。我有课前“巡视”学生的习惯，看他们在课前读些什么书，当然大部分同学在读英文，多是“托福”、“GRE”什么的，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记得在周兵座位前，我停了下来，发现他也在读英文，读的是现代美国文化史名家 Daniel J. Boorstin(布尔斯坦)的一本英文原著，似乎是 *The Discoverers*(《发现者》)，我微微一怔，并与他交谈了几句，谈些什么当然全忘了，不过我却记住了周兵，这个在国人姓名中重复率极高的普通名字，如同张军、李勇一样。

接下来的回忆，渐渐清晰，似乎有点传奇色彩，不过这都是真实的。大四时，有一天周兵来办公室找我，劈头就问我有没有 20 世纪荷兰文化史名家约翰·赫伊津哈的《十七世纪的荷兰文明》(*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巧了，我手头正有一本荷兰友人刚寄来的英文著作。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是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把我与这位弟子牵引在一起了。就这样，我指导他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了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

大学毕业，周兵成了我的硕士研究生，继续作赫伊津哈的史学思想研究，这种西方传统文化史的研究，为他日后从事当代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周兵的硕士论文做得不错，获得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记得我当时教学科研任务特别繁重，需要一名年轻人做助手，在硕士生毕业的周兵能否留校工作的问题上，我清楚地记得存有争议，因为当时留系工作的门槛是博士(如今的门槛是“海归”，不看实际的能力如何，唯洋是从，“唯成分论”已发展到极致，真是荒唐！)我看好数兵的学术潜力，于是力排众议，硬是把他留了下来，跨过了这道人为设置的“坎”。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依傍上

海的复旦大学的办学条件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有“211”、“985”工程之类的支撑，为这所百年名校的腾飞插上了翅膀。周兵留系工作不久，就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奋进的口号声中，在职专攻西方史学史。我在“七十自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造就了他们，是复旦这所百年名校的沃土哺育了他们，更是具有深厚的史学史研究传统的复旦历史系培养了他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①是的，周兵们的成才，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周兵以十分的辛劳、百倍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这篇论文的写作。而他的学术潜力，也得以在这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中展现。

我之所以在探讨本书的学术价值之外，增添对其书作者的回忆，这并非谀钉之事，而是让我的“个体记忆”升华，成为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履历”。事实上，正是周兵进复旦的20年前，我已至“天命”之年，自此迄今的这20年也正是我个人学术人生最为奋发的时期。归纳起来，我做了两件事：一是与弟子们合力打造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为后人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提供了一个版本；二是培养了周兵等一批弟子，不致使西方史学史后继乏人。这两件事，都与周兵息息相关。在历史长河中，这当然是“历史细节”。在追求“宏大叙述”的历史学家那里，它也许被不屑一顾；但在新文化史家那里，这师生俩的“学术细节”，却不会躲过他们的“法眼”。倘如是，这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了。

行文至此，是该结束这篇小序了。最后还是回到文题：是金子，总会闪光的……然而闪光的金子，倘蒙上尘埃，又不经常揩拭，那终究也会失去光泽。周兵的学术生涯才刚刚起步，在他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倘就此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必将功败垂成。四年前，我曾为弟子梁民愫的博士论文《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出版作序时写过这样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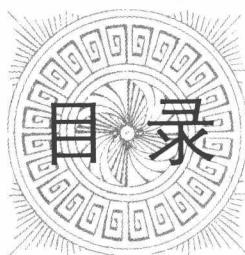
^①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我的一个精神家园——七十自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

话，重读之后，觉得也适用周兵，也适用周兵们——他的同辈们，特录如下：

“真文章在孤灯下”，以梁民愫的著作可为之作注。是的，凡“真文章”必与孤灯为伴，与寂寞为侣，而远离浮躁和虚妄，遑论荣华与富贵。

当然，上述这段话，也适用于我自己。是为序。

2012年6月于复旦大学书馨公寓



目 录

序言	张广智 / 1
导论 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	1

上编 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三个维度的转向	11
一、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	12
二、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	23
三、史学其他分支向文化的转向	33
第二章 转向：1980 年代	42
一、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43
二、家庭史(Family History)与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	47
三、传记(Biography)	49
四、计量(Quantification)与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51
五、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与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	55
六、人类学和历史学(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58
第三章 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	65
一、内在的反省	67
二、外部的挑战	70
三、新的盟友	75
第四章 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	80
一、风气之先：意大利微观史学派	81
二、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	84
三、文化微观史与社会微观史	87
四、作为新文化史的微观史学	92
五、微观研究的方法与视角	96
六、走出意大利	99
第五章 精彩纷呈的文化史	106
一、新文化史学术专著	109
二、多样化的文化史	114

下编 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

第六章 彼得·伯克与新文化史	129
一、大众文化史	130
二、历史学与社会学	134
三、历史学与人类学	137
四、语言与图像、传播与接受	140
五、文化史之史	146
六、新文化史观	151

第七章 林·亨特与新文化史	158
一、“新文化史”的宣言书	159
二、新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166
三、超越文化转向	176
第八章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	186
一、马丁·盖尔的故事	187
二、三个主要人物	190
三、多样化的历史叙述	197
四、真实与虚构	202
五、新文化史观	207
第九章 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	214
一、文化的解读	215
二、屠猫的故事	218
三、仪式和符号的解读	223
四、书籍史与阅读史	228
五、信息时代的阅读史	232
第十章 罗杰·夏蒂埃与新文化史	236
一、思想史与心态史	237
二、文化与文化史	240
三、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245
四、文本与阅读	250
结语	255



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

回首西方史学发展的漫漫长河，曾经先后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和变迁，“第一次转折，西方史学的创立，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时代……第二次转折产生于公元五世纪前后，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史观……第三次转折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第四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第五次转折发端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从此开始了当代史学的发展进程”^①。

不过，由于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西方史学史的考察而得出的，因此并没能使我们对作为整体的 20 世纪西方史学有一个总的认识。就在上述所谓的“第五次转折”发生差不多二十年后，西方史学又出现了新的重大动向，以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由于在 50 年代后形成的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研究本身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导致在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又

^①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20—422 页。